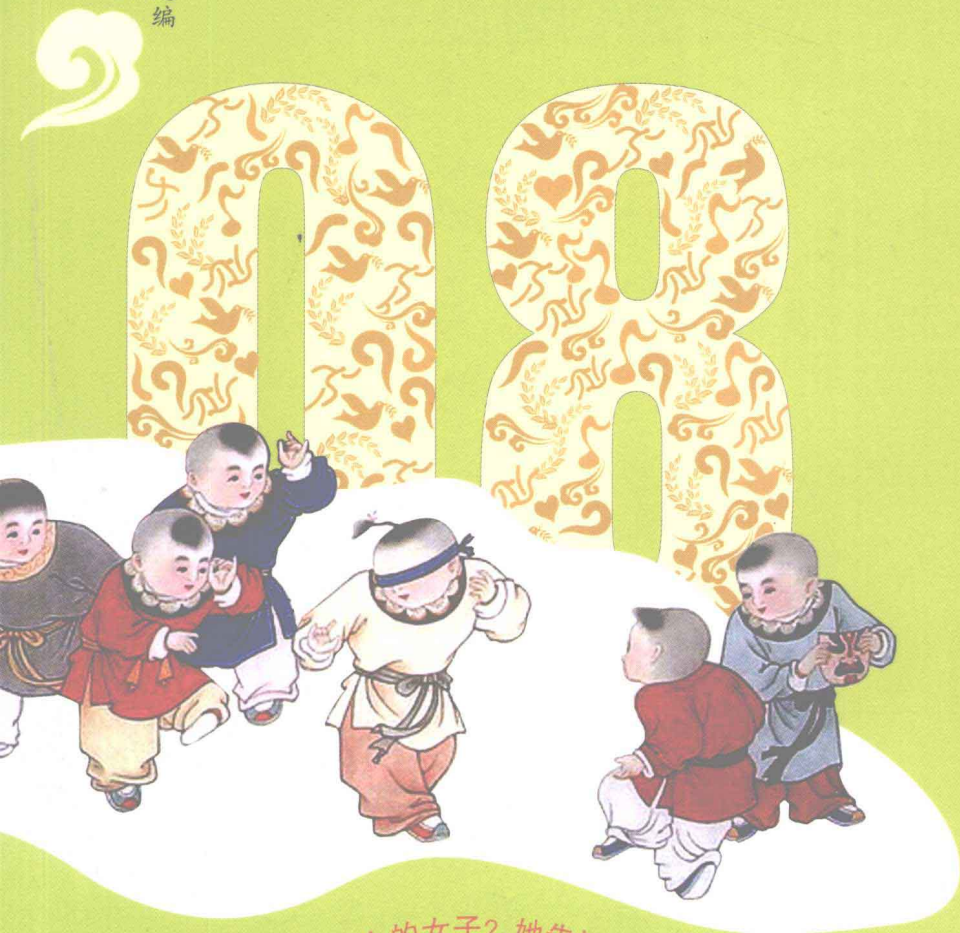


中国少年作家班 选编
2008 ZHONGGUO NIAN DU
SHAONIAN ZUO JIA
ZUO PIN

2008
中国年度

少年作家作品



你可曾遇见一个笑如百合的女子？她告诉我们，

青春的那一片海是怎样的脆弱，禁不起动荡

- 《我坚信我是天才》蒋方舟
《仰首望飞鸿》朱妍
《日光行》杨珏
《海熊归来》唐乙
《八月伤寒》吴琼
《那片海》陈书煜
《青春是疼痛的书》丁璇
《风蚀的记忆》张雪媛

2008

中国年度

少年作家作品



你可曾遇见一个笑如百合的女子？她告诉我们，

青春的那一片海是怎样的脆弱，禁不起动荡。

中国少年作家班 选编
2008 ZHONGGUO NIAN DU
SHAONIAN ZUOJIA
ZUOP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中国年度少年作家作品/中国少年作家班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9.1

(2008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4509-7

I. 2... II. 中...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1630号

2008中国年度少年作家作品

选编者 中国少年作家班

责任编辑 代周阳

美术编辑 罗云

责任校对 徐明秦灵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杜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邮购 0773-3896171

传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20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 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07-45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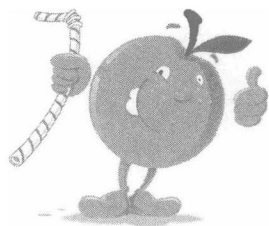
定价 2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青春是疼痛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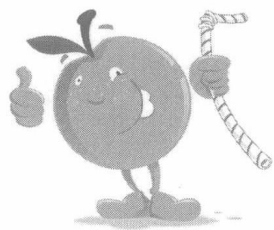
- | | |
|----------|----------------|
| 八月伤寒 | (山东) 吴 琼 / 1 |
| 那片海 | (辽宁) 陈书煜 / 11 |
| 青春是疼痛的书 | (广西) 丁 璇 / 16 |
| 大城小爱 | (北京) 亦 文 / 26 |
| 原 点 | (上海) 周雨婷 / 31 |
| 三 月 | (浙江) 钱雨彤 / 45 |
| 仰首望飞鸿 | (甘肃) 朱 妍 / 50 |
| 梦想并非圈套 | (福建) 郑叶影 / 66 |
| 水做的生活 | (山东) 陈 晨 / 93 |
| 一段时光的掌纹 | (广西) 黄林河 / 99 |
| 第八次东征 | (浙江) 顾文艳 / 105 |
| 傻 奴 | (北京) 苏旭东 / 107 |
| 玉 砚 | (江西) 兰 旻 / 118 |
| 永远湿润的眼睛 | (上海) 张鹤竹 / 123 |
| 青 鲨 | (浙江) 慈 琪 / 129 |
| 死 鱼 | (湖南) 龙宏佳 / 161 |
| 海熊归来 | (广西) 唐 乙 / 164 |
| 吉宝和他的小提琴 | (辽宁) 何家欢 / 168 |
| 天火璀璨 | (安徽) 顾俊琰 / 173 |
| 莎妮的幸福 | (广东) 邢瑞珊 / 182 |
| 等 待 | (江苏) 顾 闻 / 187 |



目 录

此去经年，时光剪影

- | | |
|-----------|-----------------|
| 此去经年，时光剪影 | (浙江) 陈义靖 / 199 |
| 与烟花有关 | (上海) 周丽晶 / 205 |
| 那一季的烟花 | (湖北) 朱 倩 / 210 |
| 站在初三看星星 | (山西) 董晨阳 / 222 |
| 第一次 | (山东) 王 雯 / 224 |
| 稍一走神 | (黑龙江) 冯可欣 / 226 |



contents

日光行

- 日光行 (浙江) 杨珏 / 229
爱上蒙特利尔 (北京) 颜安 / 235
站在未名湖畔 (上海) 孔乐乐 / 239
海边的水 海边的沙 (广西) 尹少君 / 242
烟雨诗意醉 (上海) 李想 / 245

风蚀的记忆

- 瓦片 (江苏) 华逸清 / 248
雏菊 (上海) 王佳妮 / 252
小鸟 (河北) 林宙 / 254
风蚀的记忆 (广东) 张雪媛 / 257
外婆 (重庆) 朱玲 / 261
小核桃 (浙江) 夏初阳 / 263
晚安 (浙江) 林竹林 / 265

我们的青春

- 七弦赋 (北京) 曹雅欣 / 267
走出“寒夜” (上海) 黄思诗 / 277
——读巴金《寒夜》有感
我们的青春 (上海) 戚娇莹 / 282
哪里的日子 (四川) 唐雯珂 / 285
别人的和我的诗 (天津) 邵博琰 / 287
夜 (陕西) 白雪 / 290
雨丝之恋 (湖北) 张伟祯 / 293
领略芳华 (四川) 张琳培 / 294



我坚信我是天才

我坚信我是天才

(北京) 蒋方舟 / 297

快乐三境界

(天津) 汪 盛 / 301

换一种心情

(浙江) 沈 波 / 303

问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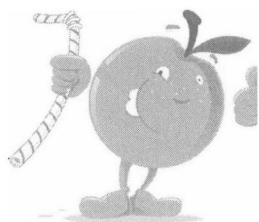
(安徽) 王 尼 / 305

奇丽推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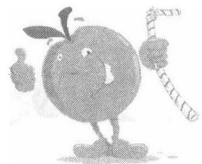
(湖北) 魏古月 / 307

生活的亮色

(上海) 王笙涵 / 310



目 录



八月伤寒

山东省实验高中 吴琼

我抱一活页夹的试卷，走出教室。鼻尖突然开始湿润。

一

八月里。某天上午的天空，清澈落拓。

云朵的边沿如同版画般清晰。它们生长在天的最高远处，白得浓烈。我竭力把脸向上仰，视线里于是不留余地地漾满一种蓝——像被水漂洗或者被风沙蚀过的颜色。

莫名地引起一刻寂寥，却浅淡得感觉不到压抑怆然。那样安宁的蓝，涂抹出了一个心如止水的世界。呼吸与感知，都如此清醒。

天空，总是有着让人释怀一切的力量。

一路小跑着穿过教学楼，篮球场，网球场，地下餐厅。

走过校园中央的圆形大花坛，脚步忽然慢了下来。

那里面绽放着的各种对比强烈的色彩，炫目地荼蘼开。高大的植株花朵，大片大片挺拔张扬。

心里产生异样的感觉。

来到学校门口。小杉已经等在那里，冲我暖暖地微笑。她晃了晃手中的透明袋子，说：“走吧。”袋里装着金黄色的鱼肉。我点头，挽起她的手。

过了马路，沿着摆满摊位的拥挤街巷，一直向里走。来到一栋古旧的居民楼前。拐角走进里面，绕过凌乱的停车场。

远远地，终于看到了一团黑色。

那团黑色从自行车堆积的场地角落里欢叫着跑过来。眨眼间已蹲坐在我们的脚边。黑色柔毛包围的脑袋上，闪耀着两朵犀利的金黄。

它是我们的猫王，一只黑色的流浪猫。它是我见过的最大而强悍的猫。

鱼肉摊开放在它面前。它于是满足地吃起来。

吃饱了，猫王幸福地舔着乌黑的毛。

我和小杉相视一笑。

每天上课，考试，复习，考试。

现在是八月。高二到达这样的阶段，已经可与高三的拼命程度匹敌。

小杉在我旁边，埋头做题的样子，很让人振奋。

每天都有人在日记里写下：清空所有，心无杂念。

这中间当然也包括我。

站在校园花坛的那几株诡异植物前等待夏钩。此刻没有人经过。

我悠然地凝视它们。植物的花朵蓬松硕大，颜色鲜浓得几乎灼人眼眸。

这是我们曾在QQ上谈论到的花。

袅，你怎样形容每次上课都会路过的那些花？

……鲜艳。但不真实。

不真实？

嗯。

所谓不真实，是不是当它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时，近得让你忘了你们相隔距离的遥远？

什么？

你的认知在它的真实姿态里站立得那样突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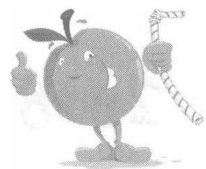
直到你恍然了解，原来这个世间，没有什么能够一笔带过。那时你才发现它是真实的，这之间的距离也是真实的。

嘿嘿。

他说，明天，我们在不真实的花朵前见面吧。

二

第一次看见它时，我和小杉在去吃午饭的路上，经过居民区的入口，它正被几个人围观。



它从远处看起来像一只结实的小狗，抬着头冲他们凄然地叫唤。透过人群的缝隙看见它的眼睛，闪着犀利色泽的金黄。

我站在小区的大门边俯下身看它。它竟径直向我们跑过来。

小杉拉了下我的衣角。

它来到我们面前，扬起脑袋。眼睛果真金黄犀利。我伸出手想摸摸它的额头。小杉拽住我说，袅袅小心。

而它在我的手指靠近时，驯顺地眯起了眼睛。

它的叫声歇斯底里，也许是饿极了。我们买来肉食。我说猫王，快来吃。它于是喵喵叫着，继而跳起来，想要用它粗壮的爪子把食物夺去。我把肉放在地上。

它在我们面前大口大口地吞咽，不时发出呜呜的声音。

小杉说，它一定是被主人抛弃的。一点都不怕人。

那有时间，我们就来照顾它吧？我提议。

小杉说，可是它身上有跳蚤。她想了想，然后坚定地点了下头：“我们可以小心点。”

小杉是个善良的女孩。于是猫王在后来的午间时刻停止了流浪。

此时，我看到了不远处的一个男孩子。

他拎着篮球。没有穿校服。头发染成栗黄色，刘海长而凌乱地隐匿了双眼。额头上渗出汗水，像刚下了体育课。

不会是这个家伙吧。我暗想。

然而他走过来说：“苏卿袅。我是夏钧。”

三

我还是没有掩饰住惊异，张着嘴巴，一脸的茫然。

在这所校规严谨的高中会有人染发，而且竟有男生的头发蓄这么长，这让我始料未及。虽然网上交谈时，我已经猜到这个人会有多么叛逆偏执。

如果小杉在，一定会像见到猫王那样拉一下我的衣角。

网上的夏钧是熟稔的好朋友。现实中第一次见面，他对于我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人，似乎从未遇见。即使我们已经在同个学校以同种步调共同走过了两年。



夏钧笑着问，是不是我看起来也很不真实？

我吐吐舌头，看看眼前的这些花儿，想到我的猫王，还有这样子的他。

突然涌起一个念头。世界真奇妙。

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夏钧看着我手里的活页夹。

“等咱们老了回忆活过来的这十几年，除了黑白试卷，找不到其他色彩。”

夏钧说，你从来不抱怨？

抱怨什么？我望向成片的花朵，尴尬地笑笑。

他那被黄发遮蔽的眼睛看着我，不无遗憾地说，苏卿袅已经被这个世界奴化了。

我连忙抬头，倔强地看他。

只懂得埋头跟着人流盲目行走，你已经老啦。他狡猾地笑着。

听着他的慨叹，我重新把目光转向那几株花朵。

“抱怨之后，还是要走下去的啊。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同时一丝微酸，轻缓地滑过心间。

他真是个叛逆的人，不懂做出妥协。

快要上课了。我说，下次见。然后抽着湿润的鼻子跑回教室。

花朵和夏钧。让人感到不真实的，果真是连通另一个世界的渺远距离。

可这距离却可以看清并能够理解，又使人亲切。

四

八月的天气温和柔暖。我却时常感到鼻尖湿润，像得了轻微感冒。

猫王在小杉和我的喂养下，比以前更加强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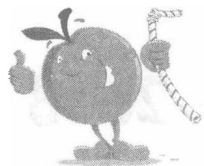
小杉把食物放到它的面前，感叹道，如果它有家就好了。

我也在想，如果能把它带回家就好了。

愿望如此微小，却难以实现。只好成为两声叹息，飘散在八月舒缓的空气里。

“会再来看你的。”我们起身离开。

拐过院墙时，回头看猫王，他蹲坐在原地望着我们，一声不响。



课间。第二次遇见夏钧。我差点认不出他。

他剃了光头。

“怎么……”我诧异地无话可说。

“受了处分。”他轻描淡写。

看我不解的表情，又说：“所以学乖了。”

“也不需要全剪掉啊？”

“这样就谁都管不着了。”他一脸夸张的得意。

“你这个偏执狂。”

他没头没脑地笑：“这样挺好的，人比有头发时清醒。”

“袅，你读过《恶之花》吗？”

“没有。是什么？”

“波德莱尔的诗集。能让人在大恶之中得到大善。”

“进入八月，我就再也没读过课外书了。”

“哦。”

“你不会厌倦吗？从不感到迷茫吗？”他倚靠阳台，低头看着什么，轻声问我。

“可能吧。”我飘忽地说着。

他点了下头。默不作声。

“对未知的事情思考太多，人就会变得怯懦。”

“呵呵。”

小杉跑出教室找我，看到我们谈话，满脸的惊讶。

他不习惯地说声再见，转身离开。

小杉轻声说，你认识他啊。

我点点头。

他不是那个天天在球场打篮球不上课的家伙吗？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和光润的脑袋，我却又生出满头的感慨。

对于高考，他一直抵触并且唾弃。

“那是中国式的血拼，看不见伤口，却足以让人一边奋力突围一边莫名疼痛。”他说。

而我们，却很希望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只是曾潜匿在驯顺表层下的骨子里的逆反是难以抚平的暗流，固执地做

着抵抗。细微而疲惫。

我们都是想要抓住真相的孩子，因此常常在现实之中制造太多矛盾以致失去航向。

直到八月。天光流转，人淡如菊。

五

清晨乘公交车去学校。车上人满满的。几个高中生对着手里的单词表默念，表情专注。

我望着车窗外路边的树木一棵棵后退着消失在视野里。脑海空白什么都不想。

为了放松睫状肌，早起眼睛总是不太舒适。

中午在教室写昨夜未完成的题目，拜托小杉代买午餐，以及去喂猫王。

她回来时说，猫王不见了。

晚上放学后，我们跑去找猫王。在静寂的停车场附近找了又找。它真的不在那里。它已经，不需要我们的照料了吗。

小杉问，会不会有好心人带它回家了？

我说，会不会它受不了太安逸的生活，就到别处流浪了？

小杉皱眉想着，忽然倒吸口气：会不会……

不会不会！我忙说。

回车站的路上，我们默然无语。

来到车站时，最后一班公交车正拖着长长的身子驶远。

与小杉告别后，我沿着回家的路途郁郁行走。

突然看见一只叼一根生腿骨迅速溜进胡同的狗，一下子消失在暗淡的光线里。

继续朝前。又发现了一只跑进垃圾堆不住刨动着搜寻食物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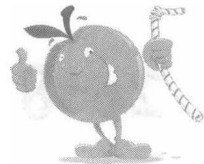
远处还有一只走在街上茫然顾盼的狗。

马路旁边，是一只趴在停业的超市门前冰冷台阶上，眼角滴泪的狗。

不知走了多久，脚步愈发沉重。

天下无家的动物竟是如此的多。是什么让它们远离了温暖，长期流浪？

我的怜悯和想把它们带回家的念头，忽然变得潮湿朦胧。



也许太多的人曾想到拯救，可面对壮观到足以淹没所有光亮的绝望景象时，所有人都是无力的木偶。

而我连把猫王带回家的勇气都没有。它终究离开了。

六

回到家。开启电脑，登录QQ。鼻子湿湿的，内心悸然。
在网页上下意识地查找着什么。搜索栏里输入了三个字。
夏钧的头像鲜活地闪动。

袁，在干什么？

我把一首诗发给他：

像所有的坏人一样
我需要忏悔
如果不忏悔
我的内心之火将无法熄灭
遍体鳞伤的煎熬
生不如死
我不愿死
死意味着一切盖棺定论
我自知滑向深渊
左手猛虎
右手毒蛇
涅槃与毁灭相隔一张薄纸
天空开始倾斜
进入梅雨季节
所有的家藏出现霉斑
洪水与台风就要袭来
睁开眼睛，我看着自己腐烂

多么清醒的存在
像新生的婴儿
惹人爱怜
我将继续这危险的游戏
直到所有人都承认
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这是波德莱尔《恶之花》里的《忏悔》。
嗯。只读了这一首。
为什么要去体会地狱边缘的心境？
不是体会，是忏悔。
忏悔？你都做了哪些坏事？
……我忏悔自己什么也没做。
嗯。我们都需要自省。
忏悔或许不是因为有罪，而是忠于善良。

我继续敲着字：

终于发现我的力量是多么弱小。原来若想拯救其他，就要先拯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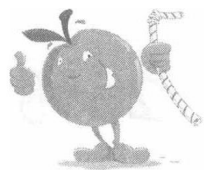
他很长时间没有回应。

怎么不说话了？
真正的救世主，是自己。

又过了许久。

其实，我更需要忏悔。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我发给他一个表情。对着电脑微笑。



心里像是开启了一扇门，光明和愉悦的空气笼罩进来。

这一刻，彼此都有所释然。

关掉电脑。轻轻吸了下湿润的鼻子，然后把书和厚积的题目排列出来准备夜战。

现在是八月时节，距离高考，还剩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天中午，猫王精神抖擞地归来了。

也许它真的已经习惯流浪。而我也已经习惯了繁忙。

那些喧腾的悸动与决堤的忧伤，在这个月的风云里，渐次调剂成宁静。那片宁静像天空的蓝色一样绵延舒展，在心间弥漫，没有尽头。

七

八月末尾的几天，突然发起烧来。

请假去了一家熟悉的医院。年迈的中医爷爷对着面颊泛红的我望闻问切之后做出诊断：“外感内热，普通的伤寒感冒，打打针就会好。”

静脉注射。已经很多年没有因为生病打过针了。又一次见到注射科的那个女医生。

从小生病便喜欢她为我打针。原因很简单，她会为我挑最小号的注射器，说宽慰的话语，脸上挂着温柔的笑。

她见到我笑盈盈地依旧一脸温柔。转身打开药柜，在成箱的注射器里寻找。

“袅袅，阿姨给你找最小号的针。一点都不疼的。”

小号的注射器，我记得是种粉红色的蝴蝶针。针头纤细，颜色温暖。其他的都是深沉的墨紫或者抑郁的蓝。

“不用了。会输得太慢。”她冲我笑笑，而后随手拿一个过来。

“长大了呢。”

嗯。长大了。我像踩在云朵上面，虚幻地想。

不再惧怕疼痛。不再回避寒冷。为了让自己变得坚强而收起敏感怯弱的天性。

生活可以把人变得不痛不痒。当你暂时忽略无解的疑问，循着心底坚持

已久的声音选择为之低调奋斗的时候，你长大了。

八

我继续每天纷繁地重复固有的生活，复习，考试。时常和小杉去喂猫王。鼻子总是湿润的。感冒还未完全好起来。但没关系。鼻腔里隐约的液体剔透如水，冰凉清浅。

这种冰凉让人清醒。

再次见到夏钧。他戴一顶黑色棒球帽，手里拿着几本书正要去自修室。

“卿袅。”他叫我。

我看着他，打趣道：“这样的你，和谐多啦。”

“是吗？嘿嘿。”

他又有了些细微变化。

是眼神。少了玩世不恭，而换作一种专注——那是忙碌起来的生命状态所能呈现的特有气息。

“我在明年高考前，会去英国。”

“旅游还是留学？”

“当然是后者。”

“哦。”我应答道。惊讶于自己竟然并不感到惊讶。

也许就在刚才，我已经猜出，他找到了一种获得自由的方式。

不再因为学习是压迫和任务远离它们，反而全心投入。

他依然是不懂得妥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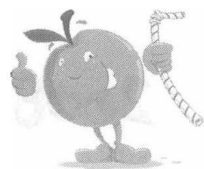
“那么一起努力吧。做喜欢的认为对的事。”我认真地说。

“你也是，我会写信给你。”他明媚的眼神看着我。

微笑着说声再见，我们从楼梯的拐角彼此经过。然后我听到身后，传来他清脆的喷嚏声。

他的灵魂终于不再流离失所。自习课上，旁边小杉埋头做题的专注侧脸，是一面镜子。

八月里的伤寒天气，清醒了一切。窗外。天空高远明澈，如此美好。



【点评】

高明的故事遵循着生活的逻辑。文字流动，场景布置妥当，人物依次粉墨登场，故事开始了——生活也自然地舒展开了，仿佛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简单、细碎、平淡无奇，却又吸引、召唤着我们走进去，让我们觉得即便生活本来就是如此，也真的很好。

文思细密，暗喻运用得巧妙。起笔处的天空、不断出现的流浪猫、花坛里高大挺拔的植株花朵，以及作者作为题名的“伤寒”，轻灵自然地穿梭在人物中间，暗喻着人物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命运。其中的意味深长，别有滋味。

写作笔法轻盈，富有动感。作者的笔轻巧、灵活，笔下人物一步一挪的样子，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我眼前出现的是日本动画片中轻盈的少女，挪动着细长的腿轻快地跑动、伫立、凝视的样子。

人物的存在方式是动态的，具有发展性空间，“我”既不同于小杉完全认同于现实生活，也不同于夏钧毫不妥协的叛逆。“我”是个矛盾体，处于未定型状态，是未完成体，具有发展性。这也给了读者思考和判断的空间。

(王 玉)

那 片 海

辽宁省鞍山市第24中学 陈书煜

你可曾遇见一个笑如百合的女子？她告诉我们，青春的那一片海是怎样的脆弱，禁不起动荡。

——题记

在收拾旧物时找到一张以往的照片。

照片里的自己正处于青春里最美好的时光，但平心而论，并不好看，青涩的脸，自认为很时髦实则很庸俗的衣裤，以及没有好好打理的头发，只有